对《湖心亭看雪》文本解读的几点质疑和思考

姓名：李华 单位：重庆市黔江实验中学校 城市：重庆市黔江区 邮编：409000 详细地址：重庆市黔江区白子桥路76号 收件人：李华 电话：18290391549 简介：李华（1977年），男，重庆市黔江区，汉语言文学本科学历，高级教师，从事中学语文教学二十余年。

摘要：《湖心亭看雪》实属一篇意境高远的美文，随着读的次数增加，收集的资料增多，心中的疑惑也会增加，自然也会有了更多的思考。张岱借助对雪景的印象的描写来达到独抒性灵的目的，通过巧设对话来表达自己的看法，都充分体现了一代才人孤傲俊逸的个性品质。

关键词：《湖心亭看雪》 质疑和思考 独抒性灵 巧设对话

一、问题来源

《湖心亭看雪》这篇小品文，是明末清初散文家张岱《陶庵梦忆》第三卷第15篇作品。本文与苏轼的《记承天寺夜游》一道，被著名作家、学者梁衡先生誉为“秋月冬雪两轴画” [1]，给予了极高的评价。作为课文，鄂教版语文教材将此文安排在八年级下册第六单元，部编本语文教材将此文安排在九年级上册第三单元，足见教材编写者对此文价值的肯定和重视。作为教者，每教一次这篇文章就会仔细地读上几遍，再学习教学参考书看看编者对这篇文章的解读，结合课文内容制定教学计划。可每当读到教学参考书中 “‘崇祯五年’标示明朝纪年，已示不忘故国”，“‘ 强饮三大白’的‘强饮’是为了不辜负自然的美景，为了不辜负知己的盛情勉力而为，痛饮三大杯”这两个地方时，就会产生疑问：1.使用明朝纪年是否能表示作者不忘故国呢？2.饮酒一处，后面有“问其姓氏，是金陵人，客此”字样，说明作者和这个人之前是不认识的，为什么就成了知己了呢？带着这些疑问，笔者又找了一些有关解读《湖心亭看雪》的文章来读，其中有解读文本内容的，有分析写景一段量词作用的，有分析文章中的精神世界的，还有解读张岱的“痴”的。随着学习的深入，心中的疑惑释然了一些，但读着这些解读《湖心亭看雪》文本的文章，又产生了新的疑问。

二、质疑和思考

1.明朝纪年能否标示不忘故国

教学参考书中在课文研读时说 “一开头‘崇祯五年’标示明朝纪年，已示不忘故国”，这个解读就会让人生疑：为什么使用明朝纪年就标示自己不忘故国呢？如果不用明朝纪年那该用什么年号呢？带着这个疑问，笔者阅读了一些关于《湖心亭看雪》解读的文章，发现有老师同样对“‘崇祯五年’标示明朝纪年，已示不忘故国”这个结论提出了质疑，他的理由是：“《湖心亭看雪》第一句‘崇祯五年’即公元1632年，之后大明王朝又存续了12年之久，大清尚未诞生，何来‘为什么用明朝纪年’一问？”[2]通过查阅历史资料，如果以吴三桂降清的1644年来算，确实是不能算清朝时间的，应该属于很正常的标明时间的方式。正如作者在《陶庵梦忆.序》中写道，“遥思往事，忆即书之，持向佛前，一一忏悔”， 作者告诉我们，《陶庵梦忆》一书所写的事，都是回忆以前所发生的事，按理，以前发生的事就只能用当时的纪年了，就像出生在民国时期的老年人给我们讲故事一样，给我们讲故事的时间已经是新中国成立几十年了，但讲述的却是民国期间的事情，当然还是只有用民国时期的纪年了。

2.写雪景寄情山水还是独抒性灵

教学参考书解读“西湖雪景”时，一是重点分析了“天与云与山与水，上下一白”这个句子，用三个“与”字将天空、云层、湖水连在一起，渲染一种“白茫茫浑然一体、难分难辨的景象”；二是重点分析了“一痕、一点、一芥、两三粒”的白描手法和诸如“长与短，点与线，方与圆，多与少，大与小，动与静” 的变化，得出一幅“人与自然共同构成富有意境的艺术画面”。无疑，这段是这篇小品文的核心，如何解读是理解此文思想内涵的关键，教学参考书解读为是作者在追求“人与自然在精神上的统一与和谐”，还特别通过一个“独”字的解读，认为是“作者遗世独立的高洁情怀和不随流俗的生活方式”。而有的老师又认为，通过“天、云、山、水连成一体，尽显寥廓、混沌等的意境”，“痕、点、芥、粒等一个小似一个的量词，成功营造了朦胧、缥缈的意境” [3]来表现张岱寄情山水之“痴”。这两种解读的共同点，都是通过雪景的分析，来达到证明作者寄情山水的目的，这是分析实景散文的常用方法。然而多次阅读这篇文章后，觉得作者并不是写的某一次赏雪后的实景，而是在写的一种对雪景的印象，换句话说，写这篇文章时，作者不是通过真的赏一次雪后写成的，而是一种长期积累起来的对雪景的总体印象，目的在于抒写的一种人生如雪景般梦幻的独特体验，这种体验是作者思想的一种流露，是一种独特性灵的抒写，此时，不是一次赏雪的有感而发，情随景生，相反，是作者心有所愤，借景来达到一种内心体验的宣泄，所以才会用白描的手法写得如此简略。这种看法的理由有两个：一是这篇文章收录在《陶庵梦忆》一书中，梦忆本身带有回忆的性质，按照周作人先生在《陶庵梦忆序》中的说法，“张宗子是个都会诗人，他所注意的是人事而非天然，山水不过是他所写的生活背景”，“《梦忆》大抵都是很有趣的。对于“现在”，大家总有点不满足，而且身在情景之中，总是有点迷惘似的，没有玩味的馀暇。所以人多有逃现世之倾向，觉得只有梦想或是回忆是最甜美的世界。”从这个说法来看，这篇文章所写雪景印象用来作为一种背景是符合逻辑的，目的是为了抒写自己独特的体验，这也是文章题目为什么用“看雪”而不是“赏雪”的原因吧；二是张岱生活在明朝末期，他继承了袁宏道、钟惺等人为文独抒性灵、标新立异思想的影响，为文不拘格套，加上他早年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，而晚年变得穷困潦倒，强烈的反差，难免有人生如梦，变幻无常的慨叹，这种感慨，正如他自己在《自为墓志铭》中说“回首二十年，真如隔世”。这种变幻无常的世事就如雪景般朦胧迷离，而个人对于世事的变迁却显得那么渺小，想有所改变是力不从心的，自然让人生发人生发出，世事变幻如梦，人生渺小无能的感慨，这种感觉和读完《红楼梦》的感觉应该是差不多的吧。

3.巧遇知音还是巧设对话

对于“湖中巧遇”一节，不管是教学参考书还是其他老师，大都依据文章内容进行解读。教学参考书依据“湖中焉得更有此人”一句，解读为“表现了他们相互之间的赏识，有一种人生难得一知音的感慨”；而也有老师根据文章结尾“莫说相公痴，更有痴似相公者”一句，认为张岱默许了舟子的说法，进而认为“他在内心引金陵人为知音”[4]。总之，这两种解读虽然所取的角度各异，但结论都认为是巧遇知音。而文章对此并没有更多的详载，只有客人的“大喜”和“拉余强饮”， “余强饮三大白而别”。问题是这么简单的一个表情和动作怎么能判断就是知音呢？如果不是，“湖中巧遇”又是为了什么而写进文章里呢？张岱出生在明朝末期，“才情横溢，为文直继公安”，公安派倡导为文除了思想上的“独抒性灵”还有形式上的“标新立异”和“幽深孤俏” [5]，这样看来，与其说是“巧遇知音”还不如说是“巧设对话”更合适，这样安排的目的，更能凸显张岱的孤傲俊逸之狂，这种狂是一般的文人雅士所不具备的，这份洒脱，如仙人般飘逸难寻，不做作，不雕饰。金陵人的“两人铺毡对坐，一童子烧酒”是一般的文人雅士赏雪的境界，张岱“独往湖心亭”是仙踪难觅的飘逸境界，两种境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，在梦幻般的朦胧雪景中，张岱卓尔不群的孤傲俊逸的个性跃然而出。这样的安排，有如苏轼在《前赤壁赋》中安排的客人一样，用主客的对话来引出自己需要表达的观点而已。

4.客此是否表示不效力清廷

有老师在解读《湖心亭看雪》时提出，“张岱这个绍兴人‘明亡后不仕’，不想给清廷效力，所以说‘客此’” [6]。这个说法如果成立，只能进一步证明张岱借客人的话来表达自己的想法罢了，问题是“客此”能够证明张岱不想给清廷效力吗？综观张岱的一生，不仅没为清廷效力，也没能为明朝效力，正如他在《自题小像》所说：“功名耶，落空,富贵耶，如梦。忠臣耶，怕痛。锄头耶，怕重。著书二十年耶，而仅堪覆瓮。之人耶，有用没用？”从这里可看出，张岱曾经是有“功名”追求的，可结果只得了个“落空”，曾经是有对“富贵”追求的，可结果只是“如梦”，明亡后，也曾想过作“忠臣”的，可终是落得“怕痛”而已。张岱晚年的生活到底如何呢？在他的《自为墓志铭》中说：“年至五十，国破家亡，避迹山居，所存者床碎几，折鼎病琴，与残书数帙，缺砚一方而已。布衣蔬食，常至断炊。”由此可见，张岱的晚年生活是悲苦的，也是寒碜的。对于曾经有过“诗和远方”的张岱来说，“客此”似乎更能表达此时的心境了，虽然世事如棋，可对于有追求的张岱来说，不管哪一局，自己都不是局中人，要么不让参于，要么不想参与，总之都是一个旁观者的存在，就如一个居无定所，心无所托的漂泊旅人一般，最好的身份只能是客人了。

**参考文献：**

[1]梁衡. 秋月冬雪两轴画 [J].青年文摘.红版，1984，2.

[2] [4]石才亮.解读张岱之“痴”[J].语文教学通讯，2018(1).

[3] [6]王桂梅.说说张岱之“痴”[J].中学语文教学参考，2016（11）.

[5]郭预衡.中国散文简史 [M].北京：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，1994：532-533.